# 如果福山的第三個假設成立…

關於弗朗西斯·福山的新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從法國大革命到現在》,中國《環球時報》日前的評論說,“福山的新書稱,秩序良好的社會離不開三塊基石:強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制。他強調,三者的順序至關重要,民主並不是第一位的,強政府才是。他分析,尚未獲得實施有效統治能力就進行民主化的政府無一例外地都遭到失敗,非洲許多地方就是在這里出了問題,民主加劇、而不是修正了現存的問題。”

書的中譯本還沒出,大部分人還沒通讀,但該書的這一主要結論已在廣泛傳播了。

很多人認爲,福山在近二十年里對自己的理論做了大掉頭式的調整,從上世紀九十年代的“歷史終結論”到現在的“強政府第一論”,自己否定了自己。

表面上看,似乎是這樣,但如果細讀福山,會理解到這一點:他的“歷史終結論”和“強政府第一論”,其實都是附帶前提條件的推論。在我看來,福山在政治科學這個領域里的主要貢獻,是他用 20 年提出了兩個重要推論:

第一個推論是:假設人類社會存在着一個黑格爾式的普遍線性歷史,那么,作爲一種政治秩序的西方現代自由民主,就是這個歷史的終點;同時伴隨着這個歷史過程,構成了普遍歷史的人,也將從前現代的“初人”蛻變成現代的“末人”。這就是 1993 年出版的《歷史的終結與末人》這本書的主題。

第二個推論是:假設人類社會存在着一個亨廷頓式的現代政治秩序,那么,這種秩序存在一些共同特徵,爲了適應不斷變化的現代化環境,強大的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制三者不可或缺;如果因應不良,則會發生“政治衰敗”,國家會因政治制度失靈而失敗。這就是最近關於政治秩序的兩卷本著作的主題。

確切說,這兩個推論都是典型的“科學式”的,即從一個基本假設出發,得出一系列符合感覺經驗的推論。正如現代西方經濟學一直以來所做的:假設每個人都是自利並且追求利益最大化的(所謂“經濟人假設”),那么,人類社會就會有如此這般的微觀及宏觀經濟規律。

對於這一類“科學式”的理論,直接否定其推論意義不大,因爲所有推論並不是眞理髮現,只是從基本假設出發的一個邏輯推演,都可以通過推翻其基本假設而加以證僞。對於“歷史終結論”,只要完全不承認人類社會存在一個涵蓋所有民族所有歷史的“人類普遍歷史”,那么,所謂“歷史的終結”這個邏輯推論自然就不成立了。同樣,如果不承認存在一個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好的”政治秩序標準,那么,關於“政治衰敗”的邏輯推論也就失效了。

反之亦然,如果認爲這些基本假設的確符合經驗事實,而且這些推論也的確具有很強的解釋力和預測力,那么這就是很好的理論,可以用于指導實踐。

這樣來看,僅就其理論建樹工作而言,福山仍然保持着某種一致性。他並沒有說歷史一定終結,也沒有說只存在一種好的政治秩序。他在當代政治科學中創造了兩個基本假設,並得出了兩個重要推論。這就是他的卓越貢獻。

如果這樣的解讀不錯,那么,沿着同樣的思路,還會有更多的“假設 - 推論”理論組合。隨着最新著作的問世,一個新的問題浮出水面:假設人類社會存在“強政府 - 法治 - 民主問責”這個良好政治秩序的標準,而且“強政府”被證明具有頭等的重要性,那么,是什么東西妨礙了強政府的建立?尤其是那些曾經十分強大並已經成功建立了民主與法治的西方國家,爲什么會因沒能擁有強大政府而出現“政治衰敗”?

再進一步問:如果承認這三者之間存在內在的衝突,那么過強的法治和過強的民主會不會就是政府不強的主要原因?

對於這個問題,其實福山是有答案的。在最近一期美國《外交》雜誌上,他以 America in Decay (衰敗中的美利堅)爲題發表了新著中的一段節選,文中寫道:“雖然在理論上,民主政治體制有利于改革的自我糾正機制,但它也讓強大的利益集團能夠鑽空子,以合法的方式阻擋迫切需要的變革,最終導致整個體制的衰朽。”

在他看來,“強大的利益集團”利用其金錢,既腐蝕了美國的法律程序,也綁架了其民主程序,造成了只符合利益集團金錢意志的一種變質的“強法治”和“強民主”。

那么,對照之下,中國的情況無非就是在基本政治制度上堅持住了權力高於資本、政治高於經濟、公權高於私權這幾個核心,堅定地實踐了“強政府第一”這個原則,阻止了被金錢綁架的“強法治”和“強民主”壓倒“強政府”這種“政治衰敗”現象的發生。

雖然中國的政治制度與福山的理論並無關係,只是基于自身歷史經驗、本着“實事求是”精神自然而然得出一種的政治實踐,但最終卻與最新的政治科學理論相遇並相合。這個事實本身就意義重大。

福山自己承認,正是美國日漸衰敗的民主政治和中國愈發成功的國家治理,給了他的新理論最爲堅實的兩大經驗事實支撐。如果他的第三個假設——假設人類社會存在“強政府 - 法治 - 民主問責”這個良好政治秩序的標準——成立,那么,對於西方民主和法治的重新考察必將深入展開。

這或許將是一場新的理論革命,值得期待。

文 揚 2014 年 10 月 21 日

## 施化的博客

# 美國爲什么不怕分裂?

在中國提起美國的霸氣,上至高官顯貴,下到升斗小民,無不恨得牙根發癢,同時又嫉妒得眼紅出血。前幾天網上流傳一個視頻,一群水牛,也就是獅子的食物,竟然群起把一頭獅子踩死了,這無疑給了他們豐富的想象空間。不約而同地在心里說,“哼,美國也會有這一天。”不過想象和現實之間,還是有巨大差異。

老實說,本人不是美粉,我更喜歡加拿大,如果暫時不是中國大陸的話。加拿大人的平和,友善,不愛競爭,都符合我的性格。剛到加拿大的第一個星期,加拿大姨媽請客接風,席間問了一句,“你出國想賺錢呢,還是想過日子?”“當然是過日子 " 我想都沒想就回答。“那你來加拿大就對了,否則去美國。”到現在為止,我既不羨慕美國一些物欲橫流的大都市,也不喜歡那里巨大的貧富差距。沒想到這些年來,被視美國為敵對勢力的中國原套照搬。不論城市還是鄉下,中國一樣物欲橫流,貧富差距竟然比美國還大。不知是禍是福。

不過中國存在另一巨大隱患美國卻沒有,這就是分裂。中國很怕分裂,美國卻不,很令人不解。美國雖然走到了資本主義的窮途末路,內外交困,世界上的反美力量風起雲涌,最近又加入了中俄聯盟,霸權地位一落千丈,說話越來越不靈,可卻看不到有什麼分裂的跡象。美國人不怕分裂,也不宣揚反分裂。美國的州比如夏威夷,阿拉斯加,比中國的新疆西藏還要遠,也沒有听說過要獨立。當年美國南北戰爭,打得死去活來,比中國的國共內戰毫不遜色。但是仗打完就完了,南北還是兄弟。不像中國大陸和民國台灣,打了三年,統一的日子永無盡頭。

最近發生的香港街頭抗爭,又成了憂國憂民中國人的一大心病。原先好好的一國兩制,馬照跑,舞照跳,沒過多久人心就散了。香港人雖還沒有打出獨立旗號,但大陸對其獨立的指責已經紛紛揚揚,搞不好弄假成真。表面看香港尚沒有同大陸決裂,但實質上,香港已經自己先分裂了,分裂成佔中和反佔中。或遲或早,香港要打內戰。香港的變局,別的影響倒不大,反正無關于大陸的 GDP,但今後最重大的影響是對台灣。台灣人看香港的心情是唇亡齒寒,把多年來大陸對台修好的努力一次性倒入東海。統一更加遙遙無期。

中美兩國相比,都是世界經濟總量第一第二的大國,國土都很遼闊,但中國制定了反分裂法,用三分之一的軍費維穩,所有的媒體一致地動員愛國,卻仍然無法收攏人心。美國沒有反對分裂的立法,在教材里加入愛國主義教育還有人反對,國家沒有統一調度的維穩軍力,日子照樣過得很舒坦,不擔心會分裂。美國有外部威脅,比如冷戰時的共產主義,現在的宗教極端主義恐怖分子,但內部高枕無憂。中國沒有立刻受外部攻擊的威脅,全球都爭著跟中國人做生意,可是內部的不穩,一日都沒有消除。

這究竟是怎麼搞的?凡是有頭腦的人都想問個為什麼。

照我的分析,總體不外乎這麼四個原因。

一,在文化源頭上,中國人沒有和平並存的理念。中國地緣遼闊,民族繁多,差異和不同是絕對的,但只有在春秋的時候並存過一段。孔夫子周游列國,始終認為很正常,沒有驚呼分裂。到了秦統一,並存文化就來了一個根本性逆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那是皇帝自己說的,久而久之,個個中國人都把自己當皇帝,也要求一切歸自己。連別人說方言也看不慣,規定要講普通話。美國建立的基礎是談判,各個分散的殖民州自願加入,條約上寫明了允許退出。這種包容文化沒有把人趕走,反而吸引了世界各地最大量的人才。

中國的歧視文化也根深蒂固。歧視就是不平等,看不上一切不如自己的人,當官的看不上小百姓,知識人看不上大老粗,城里人看不上鄉下人,大城市看不上小城市。就拿香港來說,早先香港有錢的時候,看不上內地表叔,歧視很明顯。沒想到一報還一報,現在大陸人有錢了,反過來嘲笑香港人窮酸。近日所有大陸媒體對香港的大批判,加深了歧視裂痕,令今後兩地的平民更難和睦相處。要問寫這些批判文章的作者,你不能把語氣寫得溫馨一點嗎?不能,我沒那個文化。

二,意識形態的敵對思維。一個不可無視的現實是,中國人至少兩代以上,是從階級斗爭極端對立的意識形態中燻陶出來的。有你無我,有我無你,不是東風壓倒西風,就是西風壓倒東風。他們的腦海里,除了敵對思維,就不知道如何應對錯綜復雜的利益沖突。改革開放表面看掩蓋了敵對思維,但地火並沒有熄滅。不久前,已經式微了幾十年的階級斗爭,又被高調提出來。9 月 23 日,中共社科院院長王偉光在《紅旗文稿》發表文章《堅持人民民主專政,並不輸理》,提出“階級斗爭也是不可能熄滅的”。引得輿論嘩然。10 月 11 日,該刊又連續刊發兩篇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文章,其中提到當務之急,是將“人民民主專政落到實處”,“而不是用法治來代替人民民主專政”,以回應輿論的反彈。世上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本來看似太平和諧的天下,被這種異軍突起式的攪局攪幾下,不想亂也得亂。

美國也有過一段意識形態的麥卡錫主義,好在後來被制止了。美國的學者一般不寫文章論證白人和黑人之間的種族矛盾,工人和資本家要進行階級斗爭。好像憲法不允許,寫了違法。是什麼問題,就解決什麼問題,問題多大,就用多大力。問題解決了,分裂也沒有了。這樣簡化的方式,好像在中國行不通。現在香港內部究竟有什麼矛盾,人們並不關心,關心的是,怎樣把你批臭壓倒,以顯示我的正確。然後宣布勝利,普天同慶。

三,大一統的行政結構。幾乎所有中國人都當然地認為,制止分裂的最有效辦法是大一統。用很多道鋼纜把不同物體捆得死死的,就再也不會分裂了。從物理學的角度講這不錯,可是對人來說就錯了。人心不會被捆綁制服,人心只能融合。剛性的行政命令式管理,只有短暫效果,沒有長遠效果。人心只有靠將心比心,體諒調整,才能漸漸融到一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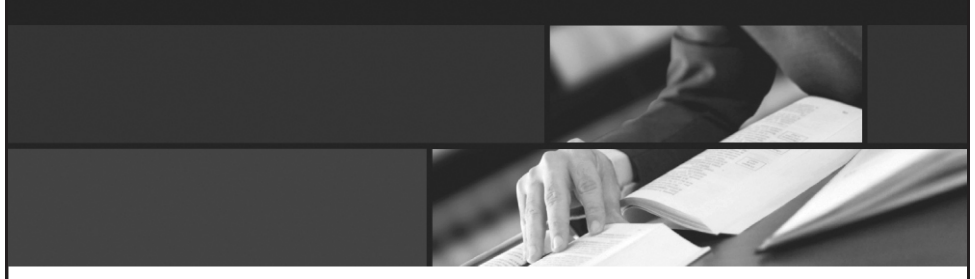
但是大一統的行政結構是剛而脆的,這種結構的基本機制靠行政命令和武力壓制,不允許民主協商,因為開一個松動的小口,整體立刻垮掉。換一種思路,假如是松散的各地自治的結構,某個局部做某些調整讓步,以適應當地的需要,不會影響到其余。一統就沒有這麼輕松容易。現在香港人要求真普選,話說是一國兩制,但當局害怕萬一內地人也提出,為什麼我們不能普選?局面將無法應付。所以現在要死死堵住一切缺口,絕不容許松動,寧可不要一國兩制,不要國際形象,也要把港人的要求壓制掉。這樣天天壓制,能壓多久?不累嗎?可為了大一統,在所不惜。

美國的行政結構本來就是分散的。獨立戰爭以後,美國各地各自為政,過了一段日子,大家都感到不方便,于是坐到一起商討建立一個統一國家。各地代表坐在一個大廳里,誰都不想吃掉誰。慶幸美國沒有出秦始皇,大家商討後的決定是建立美利堅合眾國,遵循一個憲法,但每個州以自治為主,同時支持中央政府。這個行之有效的行政結構一直延續到現在,沒有分裂的後顧之憂。

四,沒有泄氣閥門的高壓政治。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原因,美國政治有讓人出氣的機制,而中國目前沒有。美國的制度給了美國人趕領導人下台的權力,不喜歡這個黨就選掉它。在美國不可能出現“永遠與共和黨保持一致”,“堅決擁護民主黨領導”這種怪事。要是兩黨都不喜歡,就再建一個茶黨。平時有不滿,立刻在媒體上發表出來,不過癮的話就佔領華爾街。外面看起來很不安定,但這等于設了許多閥門泄氣,隨時把不滿泄發掉。不論哪個國家什麼制度,社會矛盾天天都有,每天有新的,不可能消失。一時無法解決矛盾,先要找個出氣口讓人把氣放掉,而不是積壓在那里。積壓的好處是外表很好看,一片鶯歌燕舞。壞處是,積壓久了,要麼不發,一旦發作,山崩地裂。不信這個,只要看看我黨是如何小心翼翼地維穩就懂了。


美国 BMD 律师事务所

我们的律师经验丰富，祝您事业马到功成



我们拥有超过50位律师的专业团队，能为您提供在商务、房地产、税务、知识产权及证券金融等各个领域的法律服务。

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联系唐永昶律师或徐佳佳律师。

唐永昶律师
电话: 216–534–1317
电子邮箱:
jtang@bmdllc.com

徐佳佳律师
电话: 330-253-9195
电子邮箱:
vjxu@bmdllc.com

BMD
BRENNAN, MANNA & DIAMOND
ATTORNEYS & COUNSELORS AT LAW

地址: 75 East Market Street, Akron, Ohio 44308
网站: www.bmdllc.com